

集部

古穰集卷四

明 李賢 撰

記

浣齋記

景泰辛未秋予構小室於客廳西扁曰浣齋客有過者顧之曰子以浣名齋惡乎浣將浣其衣乎抑浣其身乎予應之曰非也欲浣其心耳客惑焉曰身有垢浣之以

水心何浣乎予曰子徒知浣身之垢以水而不知浣心之垢以學天之生人異於物者以其靈且貴也所以靈且貴者以其心之明也柰何世之人蔽此心於物欲棄靈貴就昏賤聖賢憂之乃示以學問之道使之除物欲而明此心蓋物欲者心之垢也學問之功浣心之水也嗟夫今之學者惟急於浣身而不急於浣心見身之垢不俟終日必潔其膚而後已於心之垢而反忽焉何哉蓋垢在外而浣之以水者其功易垢在內而浣之以學

者其功難行其易而忽其難世之常情也惟古之君子能從事於難而不忽是以大學在明明德必本於格物致知中庸自明而誠必由於學問思辯也若夫克己復禮顔子之浣心也寡欲養心孟子之浣心也制外安内程子之浣心也嗚呼六經四書聖賢之言無非浣心之具也學者徒玩是具不知用力於浣心所以靈貴之棄者不可復得昏賤之就者不可復除吾為此懼而加省焉扁其室所以示不忘也客歛衽謝曰吾今而後而知

心之垢浣之方矣願拭目以俟子心學之成是為記

李氏祠堂記

先王制禮於報本追遠之祭獨注意焉何也蓋非物之自外至者禮由中出生於心者也况禮有五莫重於祭而祭之大者惟在乎報本追遠而已古者大夫士之家皆有廟以祭其先而庶人無廟蓋禮之曲折非庶人所能行也故曰惟賢者能盡祭之義後世大夫士之家非有朝廷之賜不得立廟與庶人無廟者何異欲不忍祭

之義難矣先正大儒獨爲此慮乃創祠堂之制以爲上下通禮此先王未之有而以義起者也此仁人孝子之用心也曰君子將營宫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蓋尊祖敬宗之意開業傳世之本有家名分莫大於此者子昔以大故還家承父兄之命始建祠堂於正寢之東一遵朱子之制三間五架中門兩階内列四龕以貯四代神主凡百器用莫不畧備歲時祭告俱有定式品物之數因時制宜務使子孫可繼而行雖小有損益從權取

便要之不失先正之意然祠堂内有祭器外有植木祭器不可鬻植木不可薪嗚呼後世子孫安能保其無不肖也觀陳氏作思亭記欲甄之子孫視其善以為勸視其惡以為戒寓意深遠吾族子孫登斯堂也覽吾之言而思彼之勸戒其不油然興起孝敬之良心乎如是則斯堂可傳於永久而世世子孫庶無忝其所由生矣若夫盡其誠慤精明之心以饗親而受其福在吾子孫之所自勉也遂刻石而記之

澗河石橋記

洛城之西十里許曰澗河即周公營洛卜澗水東之澗其源無常惟冬及春潋潋淵淵波落勢縮入夏及秋則派澇皆集驚涌浤汩其波滉瀁其勢洶湧滺滺渢渢其聲四闢非無橋也而往來之人不免僵裂覆泥之患顧所建者木橋耳水涸而建水漲而傾整舊增新殆無虛歲蓋即夏令十月成梁周制十二月輿梁成之遺意但法不古若徒艱民力而人之病涉自若也郡貳守王瓚

知此患為稔謂宜建石橋乃以狀聞詔可於是太守表錠總其事通判薛慎推官丁俊董其工邑之令丞簿孫宏等涖其役表公仍捐俸為僚屬倡洛民聞之亦曰是吾輩之利也於是富者以財貧者以力莫不樂從經始之日忽於水濵得大石若干磊砢無筭意造物者默相其成遂陶甓煉堊以圖以築以疊其址以鱗其砌為虹三洞髙三丈八尺長一百二十丈横四丈自癸亥十月至甲子五月橋成郡人監察御史周㴋嘉其事謂諸公

之善不可沒而建橋之歳月亦不可無記命予記之予惟先王之政巨細具舉無事不合於民心其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度之施雖纎悉之間亦無遺憾而天下之人無不被其澤者夫以子産之賢聽鄭國之政一以乘輿濟人遂取譏於君子而孔明治蜀橋梁道路莫不繕理民不言勞君子以為庶幾先王之政諸公此舉舍及人之小惠為經世之遠圖葢無子産之譏而有孔明之譽矣矧今四海一家洛為陜右通衢是橋之建豈惟一

郡人之利所以為使節邊檄星軺驛騎之便免商旅游宦計吏賔貢之阻其利不尤博哉嗚呼一橋之舉彌歷年之患基無窮之利如此而大者從可知矣是宜刻石以永其傳橋堅緻可久然千載之下有匯激齧蝕之虞作郡者尚以王周之志繼之

心源亭記

鄧之儒學在古城巽隅規制宏敞殿後曰明倫堂堂前道中一井其水湛然以清有司作亭其上御史項君題

之曰心源州守崔君富謂予郡人也請記之噫旨哉心源之名亭也夫源者井内之泉也而必冠之以心者何哉湛然以清者水之本體也苟終日蕩之未有不濁者也虛靈不昧者心之本體也苟私欲蔽之未有不昏者也水之蕩而濁者有時靜焉則本體之清於是乎出矣心之蔽而昏者有時靜焉則本體之明於是乎在矣甚矣水之清濁有似於人心之昏明也清而明者莫不皆由乎靜濁而昏者莫不皆由乎動然水之濁者靜則清

矣初無用力於其間而心之明者雖由乎静必有主敬之功焉於莫知其鄉之時操存而不失於寂然不動之中涵養而不忽然後此心之太極無不具也此心之明德無或昏也保此心之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存此心之良於夜氣平旦清明之際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居是學者覩心源之名寧不惕然有所警哉或曰項君名亭之意果出於此乎曰不可得而知也據心源之名而推心源之理如此然項君之意雖不

可知要之不出此理之外也於是乎記

重脩朱文公祠堂記

道在天下賴人而明然非聖賢不能明也而聖賢之生世不常有孔孟以來千有餘年發明斯道者始得周程張朱四人而朱子明道之功為最多其用心也為益勞何也孔子之時載籍未繁邪說未熾删述六經之外無聞焉而朱子之時載籍不勝其繁邪說不勝其熾六經之外書傳子史又倍蓰焉莫不一一折衷而發明之其

用心之勞可知矣嗚呼孔孟而後羣賢用心孰有勞於朱子者乎能勞羣賢未勞之心亦能見羣賢未見之道此朱子明道之功所以為最多然則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紹道統立人極而為萬世宗師者朱子一人而已奉祀之典在天下後世固宜極盛而況其父母之邦乎建寧太守劉君鉞走書至京師告予曰建寧文公之闕里也子孫世居焉舊有祠宋寶慶中所建者歲久而廢本朝永樂中有廵按御史率郡守重建之正統

初詔復其子孫官為脩葺祠基後復以九世孫梴為五經博士以奉祀事又以高第弟子蔡九峯黄勉齋真西山劉文簡配享天順六年冬鉞來守是郡拜謁祠下覩其規模狹隘弗稱遂詢得所復之地展而脩之中為正堂輔以兩詹東西為廊前為大門後為神廚復建閣以為藏書之所經始於是年某月某日落成於十二月某日敢請記之以示永久夫治郡莫先於化俗化俗莫先於興賢一郡之中有先賢焉為郡守者必當表而出之

以勵後進況文公大賢天下後世所共尊崇者哉劉君此舉可謂得治郡之要矣雖然表祀先賢固將以感化郡人而在已亦宜取法凡文公作郡治民之術具載方冊可考也劉君尚體而行之

重脩汾陰后土廟記

汾陰有后土廟漢武帝之所立也古之王者於建都之初為圜丘於南郊謂之泰壇燔柴以祭天為方丘於北郊謂之泰圻瘞埋以祭地所以達諸陰陽之義初不擇

所於遠方至武帝則不然其祭天也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祭地也不於北郊而於汾陰後世人君亦有好尚武帝所為親幸其祠而祀之者故汾陰后土之廟至今然郊祭天惟天子得以行之社祭地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可以通行所以尊天而親地也記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又曰惟為社事單出里惟為社田國人畢作惟社丘乘供粢盛嗚呼聖人制禮詳於祭地者如此非加厚也誠以地道之大乃載物生財之本而報本反始之

意有不得不厚焉爾吏科給事中樊君晃投簡以告予曰汾陰后土之廟歲久傾頹有孫能氏者率其鄉人各捐已資重脩之蓋能嘗嬰疾禱于是廟而愈且郡有水旱疾疫往禱者無不應蓋后土之神所以陰祐是方之人者甚多是以不待刑驅勢使而感發誠心爲之鳩工者十載今已落成不速不迫用圖堅緻於久遠故願得不朽之文以示後世予惟造化之正氣眞實無僞人能以誠感之未有不應者而汾陰之人於報本反始之義

雖未之究然因后土之靈應可以知其誠矣圖誌又謂后土廟在汾水入河之曲謂之汾脽脽者尻也言汾之尻處在邑之西北歷代修造之詳具載碑刻元則歲時致祭焉本朝祀神悉從古制故后土之祀在都之郊而汾陰后土不復列於祀典所以崇奉之者屬於是方之人為有司者固宜順其所欲而篤其誠戒其褻使先王親地之禮藉之而存不亦善乎邑舊名汾陰隋改曰寶鼎宋改曰榮河皆因后土呈祥而名或謂軒轅掃地而

祭后土汾脽之上事不經見云

薊州新開運河碑記

君子受一方之寄者其要莫先於興利然必有過人之才識見高遠灼知有利而無害然後興焉不然則率易妄作利不可得而害已隨之古人所謂興一利不如除一害者良有以哉洪惟我朝奠安海宇以康濟生民而防邊一事尤為加密東北二鎮控弦之士無慮十數萬人而糧餉之需大抵取給於江淮是以大河諸衛歲運

三百六十餘艘抵薊州為倉而貯之往時由直沽循海道而近海多風船至海濵不敢遽進必淹及旬日甚至彌月候風色止息方敢一渡或至中流遇風濤迅作遂罹漂蕩覆溺之患歲損船不下數十而糧斛動以萬計主漕運者恒以為憂天順改元皇上光復大位政令一新天下臣民莫不忻忭鼓舞興起事功而廵守薊州諸臣深慮及此詢諸父老之熟於地理者云海濵有二沽一曰水套一曰新開相去纔十里可以開河通潮以便

運艘避海難遂以其事聞上命守臣都督僉事宗勝董其役勝尋以疾在告復命參將都指揮僉事馬榮代之又以監察御史李敏工部主事李尚共涖其事三人者才識俱優乃同心協謀相度高下起蓟州諸衛戍夫萬人撫恤獎勵罔有不至以故衆役感悅爭先効力以是歲三月始事於甲午訖功於丙午人皆驚異以為成功之速如此必有神明默相其間遂建天妃宫於新河之左且謂斯舉便國家之漕運通商旅之往來公私之利

在焉非小補也乃立石于傍走書至京師乞予言以紀其事予嘗考唐神龍中於漁陽開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難當時便之今二三君子能興斯利於數百載之後蓋非率易妄作者矣嗚呼興利固難而保利尤難若夫繼諸君而巡守此地者尚體諸君之心以興起繼修之志用保此利於無窮焉是宜大書傳之久遠且以為來者勸

山東布政司題名記

今之布政司即古州牧之職舜咨十有二牧殆十三布政使之任也偉哉本朝之制無異於有虞之制宜乎治效之盛超於近代也雖然舜之所咨如九官者歷稱其名而命之若十二牧首先咨之而不稱其名何哉非以其才德下於九官也又非重內而輕外也盖均之為牧而有十二人焉其勢則不可得而悉數也惜乎十二人之賢其姓名無傳焉若夫後世丈備有史有傳雖為郡為邑者亦詳錄之況居方伯之任乎然今之布政司率

多立石題名者非專慮其姓名之泯也蓋亦有以勸懲之意焉且本朝自洪武以來居是職者以一司言之或正或佐無慮百數十人有正大光明者有計譎陰險者有砥勵名節者有蔑視禮法者有不憚勤勞而撫恤小民者有狃於因循而隳廢政務者有惟職是盡而廉静自守者有惟利是圖而奔競求達者若此之類或善或惡在人耳目不可掩也況為善者令聞廣譽恒施於身往往躋於崇階顯秩而卒為名公鉅卿為惡者損行敗

德恒出於已往往流於取愆蹈非而卒見幽黜乖罰一題於石則後之繼其位者覩其姓名而即知其所行之善惡勸懲之道孰有切於此哉山東布政使李曾二君嘗走書至京師告曰山東古青兖二州之地今為布政司實大藩也前人官是司者衆矣其才德政績雖有美惡之不同而名則不可去取也兹欲礱石鐫次職名垂示永久且俾後之來者常目在之庶幾有所箴警焉願為之記予觀二君所言葢有意於勸懲矣而今而後官

於是者將咸歸於善俾政無不舉民無不安而國家太平之治益由之以盛乎方將為記而未暇也司寇陸公都憲劉公亦嘗官於是司復為二君固請因書以貽之

河間府新建城隍廟記

天下郡邑有社稷焉有城隍焉社稷所以養民城隍所以衛民莫不有神主之故為郡邑者載在祀典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也或疑程子云土地之神社稷而已城隍不與是蓋專以養民為言而不及夫衛民者

夫以養民言之固莫重於社稷以衛民言之則城隍亦豈淫祀哉且門行戶竈坊庸表畷之類不過一家一鄉之利尚祀其神而不敢忽況城隍衛一郡之人者哉衛一郡之人而享一郡之祀宜矣大司馬河間馬公嘗謂予曰吾郡太守郝君淵之在任勤能興廢舉墜視城隍廟宇卑陋弗堪乃謀諸同官擇高爽之地而鼎新之經始於天順辛巳冬十月訖工於壬午秋九月凡殿宇門廊規模宏敞見者莫不竦然起敬真可謂棲神之所矣

兹者走書屬予請文以示久遠惟先生有以惠之予惟郡守之能固不止此然考績之法以祀神為第一則亦因此可以知其政也夫神之為德聰明正直云爾郡守之能既著於祀事而郡守之德必合於神可也能合於神則神必享其祀而一郡之人賴其庥庇且降福於郡守者日見其肸蠁而無已也苟為不然則觀美焉爾矣於神何有哉是為記

重脩武城縣儒學記

昔者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而民皆化之興起弦歌之聲自後千八百年而是邑之宰能繼子游之芳躅者幾人哉監察御史伍君善宰是邑乃能景慕其高風謂子游教民者禮樂之道而明此禮樂之道者學校也故慨然以作興學校為已任覩其舊規之狹隘卑陋也必欲新之而後已撫字之餘每自經營藏之胸中既而政通人和乃熟料之曰可以為矣遂率僚屬各捐俸資以倡之邑之義士多願助焉由是計財鳩工凡百所需

一時咸備自正殿兩廡以至門堂齋舍一切增新比之舊規高大宏敞邑人聚觀罔不歆嘆伍君於是走書至京乞予為記以為斯學之重予惟子游聖門高第弟子優於文學而於禮樂節文度數之詳講之明行之熟觀禮記所載可見矣宜乎能以禮樂教民成化而見取于聖人也君之為宰顧何所觀法哉亦惟求子游所講所行之禮樂言而履之行而樂之推其躬行心得之餘以教是邑之人耳夫使君子學此而愛人小人學此而易使則斯學也謂之作

興宜矣不然但以脩葺為功而不知禮樂之為教則是邑之人於日用人倫之間不和不序而欲其興起弦歌之聲以成美俗不亦難乎嗟夫人有古今之異而理之在人心者無古今之殊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向使子游生於斯時亦豈能捨禮樂以為政哉伍君果能體其道則民之所以感化者亦不異於昔時之武城矣繼子游之芳躅於千載之上以不負國家化民成俗之意於今日獨非宰是邑者之責乎

月波草亭記

月波草亭者秀水令莊侯澈之所建也宋時有令狐挺者嘗知秀州建月波樓為郡城之上以下瞰金魚池有繼為是州者曰毛滂乃重脩之自為文以記今樓既燬池亦塞莊侯慨念前人之遺蹟不忍廢也因鑿其池而新之構亭於上以代樓名曰月波草亭邑人林君茂子同年友也休官家居見莊侯之涖政公平撫民仁恕走書至京乞為記以重是亭予惟月波一也而得其趣者

未必皆同洎觀毛君謂令狐君不可以月波為已物其自言也則謂其徘徊徙倚可以散鬱滯而忘憂超然遺塵埃而出雲氣也今林君又謂莊侯遊憩亭間于以節勞佚而寄高興二子之言大意略同以予觀之莊侯既為此亭宜使其心如月波可也夫月者天下之至明也波者天下之至清也人心清明初何異於月與波哉但為私意所昏物欲所濁而後明者始有不明清者始有不清亦猶月為雲蔽波為風撓則明者昏而清者濁矣

然風雲撓蔽於一時初無損於月波之清明亦猶人心為私意物欲之所昏濁其本體則未嘗虧也莊侯其有意於此乎雲斂風息之際玩月波之清明以遊心於造物而與之同庶乎其可也夫心既明矣則無私意之昏其涖政也將愈著乎公平心既清矣則無物欲之濁其撫民也將愈盡乎仁恕則是亭之建於侯之心德深有助焉豈但為遊憩之所而已哉嗚呼後之令是邑者能如莊侯斯舉皆月波其心而清明之則是邑之民將必

長被其澤矣嘉興爲邑地廣民稠本朝宣德中用言者議分爲三縣秀水其一也縣始創於郡之西北隅而池適在後圃故莊侯得以建亭其上云

古穰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穰集卷五六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棨

謄録監生臣張恒

古穰集卷五

明 李賢 撰

記

賜遊西苑記

天順己卯首夏吉日上命中貴人引賢與吏部尚書王翺數人遊西苑明年亦如之又明年亦如之初入苑門即臨太液池蒲葦盈水際如劒戟叢立芰荷翠潔清目

可愛循池東岸北行榆柳森排草色鋪岸如茵花香襲人行百步許至椒園松檜蒼翠果樹分羅中有圓殿金碧掩映四面豁厰曰崇智南有小池金魚作陣遊戲其中西有小亭臨水芳木匝之曰翫芳又北行至圓城自兩掖洞門而升上有古松三株枝幹槎牙形狀偃蹇如龍奮爪拏空突兀天表前有花樹數品香氣極清中有圓殿巍然高聳曰承光北望山峯嶙峋崒嵂俯瞰池波蕩漾澄澈而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於几

窓之前西有長橋跨池下過石橋而北山曰萬歳怪石參差為門三自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為峯以次對峙四圍皆石贔屭齦齶蘚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樛葛莕翳兩掖疊石為磴崎嶇折轉而上岩洞非一山畔並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中棟宇宏偉簷楹暈飛高插於層霄之上殿內清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神觀蕭爽與人境隔異曰廣寒左右四亭在各峯之頂曰方壺

瀛洲玉虹金露其中可跂而息前崖有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縱觀覽而宫闕峥嵘風景佳麗宛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峯而北有殿臨池曰凝和二亭臨水曰擁翠飛香北至艮隅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逶迤而來流入宫墻分派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畫松竹梅於上曰歳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遠趣軒前草亭曰會景循池西岸南行有屋數連池水通焉以育禽鳥有亭臨水曰映輝又南行數弓許有殿臨池曰迎

翠有亭臨水曰澄波東望山峯倒蘸於太液波光之中黛色嵐光可掬可挹煙霏雲濤朝暮萬狀又西南有小山子遠望鬱然日光横照紫翠重疊至則有殿倚山山下有洞洞上石巖横列竅孔泉出迸流而下曰水簾其淙散激射飛薄濺灑最為可玩水聲泠泠然潛入石池龍昂其首口中噴出復潛遶殿前為流觴曲水左右危石盤折為徑山畔有殿翼然至其頂一室正中四面簾櫳欄檻之外奇峯回互茂樹環擁異花瑶草莫可名狀

下轉山前一殿深静髙爽殿前石橋隠若虹起極其精巧左右有沼沼中有臺臺外古木叢髙百鳥翔集鳴聲上下至於南臺林木隂森過橋而南有殿面水曰昭和門外有亭臨岸沙鷗水禽如在鏡中遊覽至此而止大官珍饌極其醉飽以歸夫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賜遊西苑有弛之意焉然張可久而弛不可多以歲計之弛纔一日則又未嘗不致謹也於是乎記

進士題名記

天順四年三月朔禮部以會試取中天下之士百五十人引見廷試策以治天下之要莫不各展所蘊以陳乃擢王一䕫為第一以次列其等第刋之於録復題名刻石于太學上命臣賢記其事竊惟國家取士莫盛於科目而人才用世莫盛於進士葢豪傑之士必由科目而進歷代以來莫不皆然本朝待之尤極其重其廷試也天子御正殿親賜策問使登對於丹墀其傳臚也天子復御正殿設鹵簿百官具朝服侍立已而致詞稱賀至

於迎榜賜宴之類恩榮之典莫不悉備而又立石題名傳示永久朝廷勸士之盛意至此無以加矣為進士者能不知所勵乎雖然士之大節惟孝與忠百行之源無出此者果能忠孝則功名由是以大事業由是以廣擴而充之不難矣故嘗以謂功名事業無非孝親忠君之實未有不孝於親不忠於君而能立功名建事業於天地間者試觀古之皐夔稷契伊傅周名之徒其功名之大事業之廣孰非忠孝之所推乎噫捨忠孝而言功名

則權謀術數之功名耳捨忠孝而言事業則百家衆技之事業耳烏足道哉近世人主或有見乎此者當策士之際祝曰願得忠孝狀元其意固美矣惜乎其不廣耳夫於狀元而願得忠孝之士矣於諸進士獨不願得忠孝之士乎今諸士既已策名於此必以忠孝自期然後於功名事業可以廣大而有光於前脩其措天下於唐虞三代之治也何有登是科者尚勗之哉

需軒記

安簡陳先生爲詹事三年予與詞林諸先生造而賀之適新構一軒於堂之後規制秀潔遂設席其中以延衆賓酒一行先生起曰斯軒也尚未有名敢以請於執事者予思之未得偶見軒外若絪緼然呼吏出視之吏曰有雲在天予因誦易需卦大象之言曰雲上於天需主靜劉先生應曰正君子飲食宴樂之時也純道彭先生徐曰以需名軒可乎原博錢先生逢原吕先生皆以爲然且屬爲發明需義而記之噫需之義深矣哉夫需者

待也先儒謂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隂陽和洽然後成雨君子觀雲上於天需而為雨之象懐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又曰雲上於天無所復為待其隂陽之和而自雨耳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為但飲食宴樂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為則非需也予又通觀一卦六爻取用雖異而需待之義則同用是以名斯軒其意甚美而尤切於安簡先生之身何也詹事乃東宫之元僚謂之

儲端而儲亦需之義也及觀談禄命者論先生之出處
而亨運方來則當此之際乃需之時也以職言之既有
以合乎需之義以命言之又有以值乎需之時則斯軒
也未有善於以需名者雖然需之時義固歸於安簡先
生而凡我同官者皆不可忽也苟畜其才德而未施於
用能不有以需之乎必有以需之然後隨寓而安一聽
於天不願乎外矣吾之胸中豈不灑落明瑩如光風霽
月而無一毫係累於其間哉不然於所不當得者必欲

得之責望於天而不副所望則怨天求取於人而不副所求則尤人未有不墮於行險徼幸之域矣吾人雖不至於如是亦當以之為戒而常存警畏之心可也此葢朋友責善之道不可缺者因并及之

勅建弘仁橋記

都城之南一水横流於巽方其源由兊而坤而離四泉沮洳會而為河至巽乃大有一津焉在南苑之左去城四十里凡外郡畿内之人自南來者東西二途胥由此

渡車之大而駕者小而輓者物類之馱者人之肩者負者騎者步者紛紜絡繹四時不休有力者每歲為架木橋然不能堅固而寒沍之際不免涉水且夏秋水漲即有覆溺艱阻之虞而人之病涉滋甚天順癸未春皇上聞之惻然軫念曰此先務也乃命創建石橋凡百所需悉出内帑一毫不干於民應用工役皆以金傭之聽其自願而不强也卜日興造人皆踴躍懽忻爭趨効力不知其勞而木石灰鐵之類率以萬計不督而集橋長二

十五丈廣三丈為洞有九以釃水為攔於兩傍以障由者復增岸於南北以防衝突為寺為廟以資維護經始於是歲四月十五日訖功於某月某日總其事者内官監太監臣黄順臣黎賢董其工者工部右侍郎臣蒯祥臣陸祥告成之日上賜名曰弘仁橋仍命臣賢為之記臣聞古先聖王之治天下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紀綱法度細大具舉而於橋梁道路未嘗不留意焉觀夏令所謂除道成梁月令所謂開通道路可見矣

是以利澤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無有不足其分者我
皇上復位以來夙夜孜孜躬理政務惟恐一民不得其
所出一令也必順於人心行一事也必合於天理其無
異於古先聖王之用心矣今以一津之濟閔之惻然是
即不忍人之心也為建石橋以便往來是即不忍人之
政也名之曰弘仁葢弘者廓而大之之謂仁則不忍人
之心之政是已嗚呼一橋之利尚不遺焉如此況其大
此萬萬者乎由是以知皇上擴充仁道被於四海而利

澤及人之廣信如天地之於萬物也已是宜大書特書以昭後世臣賢既為之記復系以詩曰大哉元后作民父母民之休戚同其安否所以先王發政施仁憂勤惕厲罔或因循仰惟我皇博施濟衆視民如傷惟樂與共大綱小紀乃舉乃張有或遺者於心遑遑都城巽方有水病涉惻然興懷務遂所愜不惜内帑為建石橋工役之費民無秋毫易危而安利澤惟久億萬斯年厥跡不朽由小知大如地如天帝王盛德我皇無前詞臣撰文

紀述茂實勒諸堅珉永示無斁

重脩歙縣廳記

今之縣治即古子男之國苟無廳事則一縣之政令無自而宣為縣令者固以安民為先而廳事所以視政亦事之不可後者雖然為之者必出於不得已焉可也不得已而已之則為廢事得已而不已則為生事廢事則縣令之職不修生事則一縣之民不安是以君子為令也既不生事以害民亦不廢事而曠職斯盡為令之道

矣僉錦衣衛指揮事湯君脩勣甞以簡投予曰比因省墓東歸歷縣多矣而令之賢者如歙無幾歙之令西蜀吴君遜也由名進士出宰是邑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且以縣廳一事言之歙為徽之附郭邑居郡城之東問政山之麓廳事歲久日就頽弊前之官是者因循以度日甚至苫草以捍風雨胥隷無所容蔽焉遜曰是豈可以仍舊貫者既而思之曰改作廳事雖出於不得已亦不可以勞民之力傷民之財也乃與同官相謀各出俸貲

為之邑之仗義者聞之亦樂助焉於是首建正廳次及門廂倉庫不旬月間煥然一新肖勸目其能如此敢乞為之記予惟遜之所存所行其詳雖不可得知即此觀之可謂不生事不廢事如前所云者夫縣之廳事所當有也久而頹弊所當脩也雖用民之財力亦不為過而遜也猶不敢一毫動民況肯以私事而害民乎吾知歙民得遜為令殆無有不被其澤者矣異日報政豈但為一郡諸邑之最而已後之繼為令者居其廳則思所建

之人思其人則舉所行之政俾是邑之民仰觀是廳而感德於無窮顧不美歟

臨深軒記

予天順癸未之夏搆小軒於後庭之中扁曰臨深蓋取小旻詩中如臨深淵之義客有見者惑焉請更之曰子為是軒乃燕息之所身之所安也今以臨深名之則危之也毋乃不可乎予曰子言雖似然未知名軒之意也且危之者固所以安之也苟無危之之心而欲身之安

者鮮矣是以古之聖賢兢兢業業無時而不戒謹恐懼故能免夫敗亡之禍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孔子於繫辭贊之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又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豈惟易道為然凡詩書春秋禮樂之道莫不皆然而戒懼危亡之說未嘗為第二義也然則後世之士有志於聖賢之道者其存心行已亦惟如是而已不然則必至於慢易而傾覆之矣此名軒之意也況予濫居宥密之地所謂在四而多懼者可不危乎

假使處豫亦必如六二之介于石不終日可也豈可狃于安樂躭戀不已而至於溺哉客乃憮然曰吾之所知者近也若子之言其所知者遠也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子其庶幾無近憂矣乎斯軒斯名誠不可更於是乎記

自治齋記

昔孔子答樊遲脩慝之問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先儒釋之者曰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葢

人之常情明於觀人而暗於自觀重於責人而輕於自責所以於己之惡任其潛藏隱伏於胷中而鹵莽其心不暇鋤治焉此予所以自治名齋也夫古之聖賢莫不自治其身若成湯大聖也而猶檢身若不及曾子大賢也而猶日三省其身况後世之士乎故有惡未去吾則極力攻之必去而後已有善未存吾則極力求之必存而後已惡既去矣茍不堅忍以守之安能保其不復萌於心乎善既存矣茍不自强以振之安能保其不復失

於心乎是故隨事致察使靈臺湛然而無纎惡之可容
芥善之或遺則自治之功庶乎其切矣或曰子之功如
此殆無異於聖賢之自治乎曰所貴乎士者在於學聖
賢之學也學聖賢之學縱不及焉則亦不失於令名反
是則必墮於卑汚鄙賤之域矣尚可以言士哉予於是
而深懼也遂揭之以自警焉

集義齋記

予嘗構一小齋以集義名之或曰集義云者孟子之言

也子有志於集義則觀之孟子之書可矣而必以名其齋也何居予曰即書而觀之其勢不能不旁及乎他也故摘此兩言以名吾齋庶得常目在之耳或曰集義之功可得聞歟曰子不觀夫孟子之言乎所謂必有事焉者言念念必在乎義而無一念之不義事事必合乎義而無一事之不義謂之有事是集義之外無他事謂之必有事是此事之外無他念集義之功如此可謂密矣子方體而行之庶幾自反常直無所愧怍而浩然之氣

由之以生也或曰集義可以生浩然之氣乎曰所貴乎人者以其有浩然之氣也是氣也即天地之正氣雖人人有之不能以直養而爲私曲所壊茍能集義以生之則復存於我矣雖然是氣也可以集義生不可以義襲取可以有事勿忘得而不可以正心助長求也或曰孟子論養浩然之氣而必先之以知言者何也曰子不聞諸先儒之言乎窮理知言以開其前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集義養氣以培其後則有以配

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孟子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與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予於孟子亦云或乃憮然曰命之矣予遂隱括其言為記而置諸齋之楣

大同鼓樓記

鼓樓之建雖有司為政之一端而其所關則甚要且人之於晝凡有目者皆知時刻之所在入夜之際非更鼓以示之則茫然無從而知然則更鼓所以代人之目者

也夫一郡一邑官府列焉百工具焉衆役在焉人民聚焉必有更鼓以示之則有憑有期而不失其節庶務由之以興矣大同爲邊方大郡有親王以居之有大將以鎮之有憲臣以涖之軍民之夥不下十數萬人而更鼓不可以無設也或曰更鼓之説固然矣而必棲之樓焉樓之費也甚大然則斯舉也毋乃勞民傷財矣乎曰古者郡邑之制必爲樓於城門以貯鐘鼓名之曰譙用以警衆其勢不高則其聲不揚而人之聽聞也不廣夫以

一樓之建爲十數萬人之所聽聞則所費者寡所益者衆亦何勞民傷財之有或曰譙樓之鼓嚴昏曉之節而已今以爲知時刻之所在何也曰昏曉之節有目者皆能知之惟夜有五時時有八刻人所不見故譙樓之鼓加之更焉夫天之運行一晝一夜九十餘萬里君子雖向晦宴息以安其身而天則未嘗不運行也苟因更鼓而知其運行之時則凡爲臣工者寧不惕然興起其自强不息之志而法其健乎謂之嚴昏曉之節末矣彰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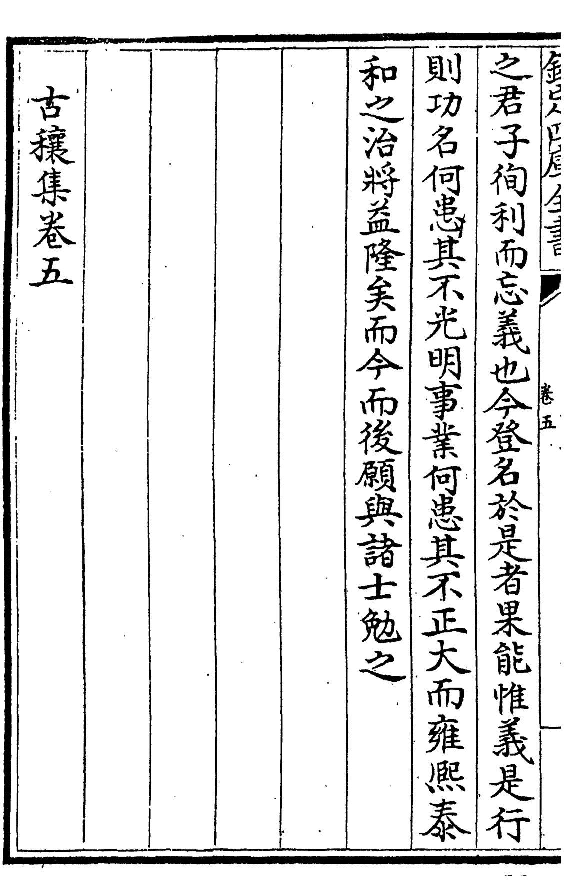
伯楊公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公越故嘗建鼓樓於郡中而屬郡守李福至京求為記予故述其所以然之故貽之

進士題名記

我朝法古為治設科取士自洪武以來廷試進士幾三十科凡豪傑之士出而立要津躋膴仕芳聲偉烈甸訇振耀於宇宙之内以輔成我皇明雍熙泰和之治者率多進士發身也嗚呼盛哉天順甲申春皇上即位之初

禮部請廷試貢士遵舊章也上曰臨軒策士固我祖宗法古求治之盛典兹朕煢煢在疚而情有不能安然行之者特令多士各陳治國平天下之要道以獻于以見皇上盡孝之誠心取士之盛意兩得之矣已而屬儒臣閱其所獻乃賜彭教等二百四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禮部復請立石題名于國子監上命臣賢為之記竊惟士之仕者所以行其義也豈但君臣之義凡事皆當合於義焉不然則利而已君子小人之分在於此然

則義之與利豈易辯哉不致謹於疑似之微未有不以義為利者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矣是以古之君子恒戒謹恐懼慎思明辯而不敢忽也夫人但見臯䕫稷契伊傅周召之徒功名事業光明正大如此而不知其所行純乎義也後世雖有豪傑之士終莫能與之比肩者顧其所行不免雜乎利焉雜乎利則不純於義望其媲美前烈豈可得乎嗟夫聖賢發明義利之旨詳矣有以先義後利為言者有以正義不謀利為言者惟恐世



之君子徇利而忘義也今登名於是者果能惟義是行則功名何患其不光明事業何患其不正大而雍熙泰和之治將益隆矣而今而後願與諸士勉之

古穰集卷五

古穰集卷六

明 李賢 撰

序

送夏千戸序

予嘗讀太史公書見漢祖龍興豪傑雲從為腹心為股肱為爪牙者匍匐震赫飛騰乎宇宙意氣之盛葢不止於凌泰華衝斗牛也至以不言躬行篤孝淳謹見稱於

當時者惟萬石君一人而已然萬石君歴惠文景武四朝尊爵榮禄而子孫貴顯至二千石者十七八彼所謂豪傑功臣之家鮮克儷焉或僇及其身或子孫一再傳而敗者皆是也君子於此有以卜其福慶之所自矣今之世有類是者吾於鄧之守禦千戸夏侯見之葢鄧自孔侯開翃以來其間勇畧特達為崖岸斬絶之行氣焰可畏於一時者不可屈指至於忠厚愛人與物無競恬然自守於禮法之中子弟謙恭族屬蕃衍而軍士仰戴不

替者惟夏侯一門向之氣焰可畏者不干憲於其身則敗之於子孫數年之後泯然無迹甚矣夏侯一身一家躬行之善有類乎萬石君也譬之花柳逢春爭新鬬艷於一時至乎秋冬則頹然零落枯槁而松竹凌寒挺然蒼翠豈不可尚也哉夏侯在任蓋五十年于兹矣今以歲及指使在禮不與服戎援例用嫡子以代則今夏侯是也今侯名傑撝謙淳謹不減其父蓋前夏侯位不滿德厚施而不食其報功名富貴必於子孫乎見之蘇子

所謂天定者也侯世家和州之含山歲乙未從戎遂充什伍長洪武壬申以功陞懐遠衛百户累進正千户以洪武甲戌調今任蓋世禄于兹土云

送楊公儀知鄧州序

是歲戊辰夏四月吏部品士之當仕者請於上命之官有楊公儀者冠諸士為守於鄧鄧吾鄉也因贈以言昔者孔子適衛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向使孔子操治人之柄以

行其道不過富之教之而已楊公往治吾鄧亦惟孔子之道是遵雖然不可忽也富之教之必有道焉先儒所謂制田里薄賦斂富之道也立學校明禮義教之道也以今觀之田里之制賦斂之薄出自朝廷太守不與焉學校之立禮義之明自有師儒太守不專也然則富之教之果非太守之責乎曰政亦多術矣彼所謂富之教之之道太守雖不與且專而太守豈真無所事者哉蒞政之初必謹察之某事也有以害吾民民之窮也由此

而致吾除之某事也有以利吾民民之富也由此而得吾興之又謹察之某事有以薄民俗吾禁之不使復行也某事可以厚民風吾勸之不使或墜也害除利興民生遂矣富斯得焉薄去厚存民心善矣教斯行焉此富之教之之道太守所得與且專者如此嗟夫天下為郡為邑者衆矣如孔子之言而見諸行事者幾人哉必見諸行事而不託諸空言斯無愧於聖人之徒而守令之責塞矣楊公去此其留意焉

戶部尚書古公輓詩序

鄉之人古君本來自鈞州持其父輓詩一帙造予舍且告曰先人為戶部尚書而卒得搢紳大夫士輓詩若干首未有序焉者葢三十年於茲矣非敢緩也以母老垂白在堂左右就養不可一日離今母以壽終始克至京師意者鄉好得序其首以為永圖予昔寓郡庠時聞鄉之先達在朝者有古公焉為人端重有風度愛惜名節能以禮自防凡百時好無一動其心者是以在家有孝

友之稱在邦有忠廉之譽歷事高文仁宣四朝眷注咸優蓋德孚於人而行無不達真當代之偉人也既而領鄉薦上京師登進士公已棄世數年自傷不幸不得望見大君子威儀以挹道德之餘光付之悵然而已洎觀楊文貞公所撰神道碑乃知其平生履歷之實景慕之餘慨然於心思欲為詩以自附於杜子八哀之義顧多事而未能也古君乃以此見屬其又何辭然輓詩非古也其意則出於古矣禮曰弔於葬者必執引執紼言弔

葬者必輓引紼以助其力其哀可知矣今也於執輓之際形諸歌詠以叙其哀葢君子縁情而生以義起者也况因之而發揚乎行實之美亦仁人孝子所當致力者今古君惓惓不忘於歲月之久非篤於孝親者能如是乎尚書公諱朴以清白遺家本其季子也讀書好禮重於鄉曲嘗擇子之秀者二人為郡庠生學業日進殆將復振其家聲以慰泉壤云

送崇德知縣焦君序

國朝進士除官内外兼用自宣德以來率多留内任或外任者什一今皇上念及元元謂親民之職莫如令嘗考郡邑之治效由進士者居多於是兩勅吏部自今縣令有缺以進士補之此求治安民之本心然意者不專於是蓋謂進士才高氣鋭悉留内任未必不志大而忽細一旦任重或有疎畧之舉必於此焉歷之使之動心勞慮增益其所不能庶可以成大器實預養之以為他日廟廊之需殆朝廷鼓舞英豪之深意或者遂以進士

得此不足榮葢末之思也自常情觀之進士授職固宜喜内慼外而君子之喜慼則異於是不以内喜不以外慼茍可以行其志雖外而喜否則雖内而慼葢君子之喜慼係乎道之行與不行也夫何暇内外之計哉葉之焦君仲容以進士當選偕同年友十七人俱為令仲容得浙之崇德人皆為仲容慼惟仲容欣然造予告曰吾慮得内任必安逸後不能堪事今誠得出宰為幸子知我者得無一言嗟夫仲容之志君子哉其過人遠矣是

固以行道為心喜戚不係於内外者也以仲容之心觀之葢謂一邑之事萃乎令凡其利可興害可除弊可革盜可息訟可理政可平凡百廢墜可舉者皆在吾掌握之中所以展吾才盡吾心次第而推之不難矣君子以行道為樂吾故曰仲容之志君子也回視居内任者循規制勞案牘日不暇給曾如仲容之樂乎以此易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辯之者仲容以為何如

代李司訓作送練士還家序

士之所以自顯於世者有二途焉曰文與武而文武之士各用力於自顯之業則有難易精粗之不同君子不可不察也夫用力於文者似易而為業精焉用力於武者似難而為業粗焉然則用力似易而業精者勞心用力似難而業粗者勞身勞心者治人勞身者治於人而國家取士於二途官勞心者終其身官勞身者繼其世則其所尚無乃異指乎曰未可以差殊覲也夫文士為業雖精其途夷而武士為業雖粗其途險險夷之際安

危係焉人情好安惡危而夷者安所關險者危所係全生而遠害與夫出萬危不顧一安者孰輕孰重不待知者而明矣由是觀之則朝廷於官人之法其為慮也深矣今年夏予以教官考績來京師適有故人曰褚姓而銘名者以練士相邂逅感慨而追陪者累日既而曰吾與先生得斯會不可以為非幸請一言以為後會之張本嗟夫吾與子俱絆於仕途吾以文而子以武其用力於自顯之業則有難易精粗之異身心夷險之殊洎授

職於朝廷又有終身繼世之分而終身繼世者有崇有卑有顯有徽顧其崇且顯者我未之有能也子尚勉圖之古人謂九重之臺起於寸土千里之行起於足下慎勿以今日之役謂不可企及夫高且遠者於是乎書

送劉主簿序

天下郡邑無慮千餘而地瘠民貧莫甚於山西山西郡邑不下百餘而事繁政劇莫甚於太谷葢太谷者密邇潘臯盤根錯節之地也人之常情孰不惡繁而好簡喜

易而憂難古之君子則異於是以為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葢所見出於常情之外宜乎有大過人者今之君子能若是者鮮矣劉公某之為太谷簿也方授職之初人皆為公慼惟公以為喜問之則云吾之利器行將別於此吾何為不豫哉其勿為我慼慼也聞者始愧而大異之洎下車之日邑人望見顔色威儀皆惕然生敬心已而涖事惟明惟斷雖百務叢集而一揮判然市民始而觀者如堵墻明日去者半又明日半者去又明

日無一至焉僉曰神明主簿孰敢侮之越明年令行禁止吏民悅服自藩府臬司大郡鉅公無不擊節歎賞以為諸邑之簿最於是一邑之邊儲專委任焉每於事竣未嘗不先人而上官為之自慶于今已八年矣操履如一日焉太谷自開邑以來令丞簿未有能終其任者或一二年甚至數月即為邑人訟而黜之間能得白復任亦不旋踵而去獨公屹然若砥柱之在中流是果何脩而得此乎亦曰其立心也公其持志也勇公則生明勇

則能斷吾於是乎知劉公之利器可尚也已茲以考績書最將還於公有鄉曲之雅者謂不可無言以贈於是乎書

送羅通判序

通判郡佐也郡之佐其名不一自秦置守以來無慮十餘等曰郡丞曰治中曰別駕曰長史曰司馬曰贊治曰通守曰倅與夫今之所謂通判者皆是也夫一郡之大有守必有佐則是非可辯得失可別然後一政之施一

令之下庶乎有利無害而民得被其澤矣茶陵羅侯琥通判河南之南陽命始下也南陽之仕于京者往見焉退而喜之咸相謂曰淳人也容貎舉止安閑不躁存于中者可知也詢諸鄉人則又皆曰善人也鄉曲之譽莫有過者洎往任也寮屬被其容接者舉得歡心焉按歴所部郡邑之民欣然交慶于今三年輿人誦之曰羅侯判府吾民獲所羅侯出遊吾民以休來自郡者莫不云然予聞而異之子貢問鄉人皆好惡何如夫子以為未

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羅侯不惟一鄉之人好之自其所識至吾一郡士民莫不好之與夫子所謂未可者如何解之者曰子見侯之鄉人好之者皆善人也安知惡者之不惡乎其所識與吾郡之士好之者亦若是也而吾郡之民被其德澤者豈以善惡而有間哉其說信矣嘗觀於易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先儒以為豈惟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凡鄉黨親戚朋友衆人莫不皆然乃知侯之為人所好能

明乎是道而已夫豈示私恩為虛譽者哉侯勉之歷觀
古之名公鉅卿莫不由是出若富鄭公在鄆李文靖公
在澶呂許公在濮其後皆至台輔為有宋名臣而其人
之言行政事具在方册侯考而行之不難矣夫與人言
而不以遠大期者非厚之道也敢以數公由通判而至
遠大者為侯告焉

送王指揮序

轅門巨室有王姓而嶶名者其父永為陜西都指揮僉

事既老且疾令徽請代于大司馬乃授西安衛指揮使
瀕行祠部郎中趙君與之交好率其鄉人乞予言以贈
間其世家云武陵人大父奎國初累功至指揮僉事伯
儆復以功進都指揮使守寧夏朝廷倚重無西北憂沒
於陣妻時以死從特賜貞節之誥永奉母魏至孝初授
延安衛指揮使改綏德留妻謝養姑姑有疾謝驚懼禱
于天刲股為羹以進疾愈至八十又六乃終永哀痛不
已愍乞終制廬墓弗獲謝代之詔旌其門曰孝行從子

敏卒妻趙亦以死從詔旌其門曰烈婦此其大畧也予聞而歎曰嗚呼忠孝節義萃于一門可謂盛矣夫為臣盡忠於君為子盡孝於親為妻盡節於夫為婦盡孝於姑乃天命之固有人道之當然觀王氏一門為忠為孝為節義者如出一轍夫豈有所利而為之者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此之謂也古之聖人立教垂世亦不過使天下之人皆欲如此而已以今觀之世禄故家如王氏者多矣有忠焉而孝無聞者

有孝焉而節義無聞者有忠孝節義俱無聞者又況背理亂常甘於汚衊者比比視王氏一門相去何遠哉夫王氏之門盛矣為子孫者亦不可恃此以驕人而矜己也自古名門右族成於祖父而墜於子孫者十常六七況故家子孫一違先訓其責倍於他人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故曰起家難保家不易書曰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可不慎乎今侯有伯之忠有父之孝所以光前烈而振家聲

必有能副鄉人之望者若夫出奇决勝應變之術所謂軍旅之事吾未之學也在侯之自勉云

送廖指揮序

昔漢髙祖起豐沛而將士功臣多豐沛世祖起南陽而將士功臣多南陽我太祖髙皇帝龍飛淮甸而將士功臣亦惟淮甸多焉易曰雲從龍風從虎風雲之從必其近者勢固然也長陵衞指揮使廖侯鏞其先淮之定遠人曾大父諱友洪武初仗劍從太祖開拓寰宇累功至

昭勇將軍指揮使賜誥以世其爵歷子孫三世至於鏞
或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豈其然乎吾聞友為將軍不
坑降以圖利不妄殺以邀功故官止于此使惟利是圖
而功是邀以友之勇而取爵其不為侯為公也邪其心
固曰積其善也多而獲其慶也長食其報也薄而遺其
後也遠嗚呼友之所存如是雖歷百世而益昌復何忌
哉吾不及見將軍友而嘗與寮寀以山陵祀事往來主
其家見鏞之父亨從父貞皆循循雅飭類儒家子亨也

事母恭而婉友弟愛而篤處家待人一於禮而不怠貞也母有疾刲肝為湯以進而愈嫂陳氏老而孀居無紀綱之僕不遠數千里取以歸處家待人如享焉詩云凡弟既翕和樂且耽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吾於廖氏一門見之夫廖氏昆季盛矣而鏞繼其爵豈可忽諸嘗見鏞在諸父側執弟子禮甚恪又聞鏞出則練騎射甚工葢恪則能心祖父之心工則能勇祖父之勇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没觀其行享既没矣人將觀鏞之行矣夫長陵

我太宗文皇帝劍舄所藏世祿子孫得任守禦之責于此將必與國同休雖億萬斯年可也吾是以知廖氏之澤未艾矣所謂善多而慶長報薄而遺遠者非邪鏞將之任諸往來於鏞家者屬為序以賀且曰當風之窾聲可泯乎辭不獲乃述所見聞者頌而勉之

送貊知縣之内鄉序

河南七郡而稱易治者南陽也南陽十邑而稱易治者内鄉也葢内鄉地連商於沃野千里土風物産加於衆

邑以言乎士操存篤雅士易治也以言乎民習尚淳朴民易治也以言乎訟忿定氣平曲直自分訟易治也以言乎境就僻遠要迎送不煩境易治也夫以一邑之政而四者易治餘可知矣然則易治若是而令於此者雖與卓魯並駕可也近覩數令類於傷錦而去何歟葢無卓魯之心故也夫有卓魯之心雖無四者之易而易無卓魯之心雖有四者之易而難嘗見今之為令者居則曰我所願為卓魯也夷考其行百無一似焉何也葢非

卓魯之不可及也顧其為之無實心耳傳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而况卓魯乎欲為卓魯之道者惟當求其心之同不必泥其跡之似心茍同矣跡雖殊焉可也夫視民如子卓魯之心也能存此心舉而措之不難矣於是布大信推至誠决壅滯撥煩縈四民之業惟敦五土之利惟成窮獨以恤姦盜不興撫字既勤風化亦行雖不求合於卓魯之跡吾恐卓魯不能自異矣及其去也攀轅卧轍晝形配食頌德立祠紀

惠刻石皆餘事耳有貊君安者穎之太和人以太學生擢内鄉令謂内鄉吾鄧之屬邑也造予而問焉予惟為人謀而不忠不可也乃以所見難易之説併古循吏之道告之既而内鄉宦遊之士來乞序以贈弗克更出新意也文其語以貽之

送鄧州學訓導柴君序

正統七年春大會天下舉子較藝于南宫葢以千計而甲乙取之要之其才不甚相遠援例甲登進士乙為校

官然則朝廷之意深矣郡邑之職豈不宜授何乃舍彼而授此殆以校官者人才之豐嗇係焉耳然則由乙選而任斯職者盍亦思其所寄乎雖然師生之相與貴乎恩義兼盡也竊怪夫今之曰師曰弟子者往往不能相入而卒相悞焉況北方之士始也不知自奮必待師長教條之嚴誨誘之勤既久且堅乃克就業而人才之效可冀不然以渙散疎曠之心一旦而拘攣繫縶於此必有不能堪者顧乃惑其志不以教育為樂而前日之規

制弛然莫振由是弟子無執箕膺揲之願而外慕是馳或成與否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矣甚至齮齕相濁惟利之射所謂恩義者不知為何物也十年之外師以無功黜士以業荒退豈非不相入而卒相悞之明驗歟三衢柴君惟一浙之江山右族學有源委領鄉薦而來遂登乙榜授鄧庠司訓予故鄧庠生也聞其名接其容聽其言喜甚且私為吾庠諸友賀而今而後矜式允有賴焉況鄧之教官三人皆長者善開導諸生駸駸然有所

造就君往主師席必能協心以教以育决滯為通易暗為明諸生雖少長不齊聰鈍不一隨其才引而進之期底於成不數年間吾庠士子將詵詵興起掇巍科而躋膴仕君寧不快然于心乎寧不副朝廷之所寄乎所謂不相入而卒相悞者視此必赧然大慙於君矣鄉之宦友餞其行屬予以文因書此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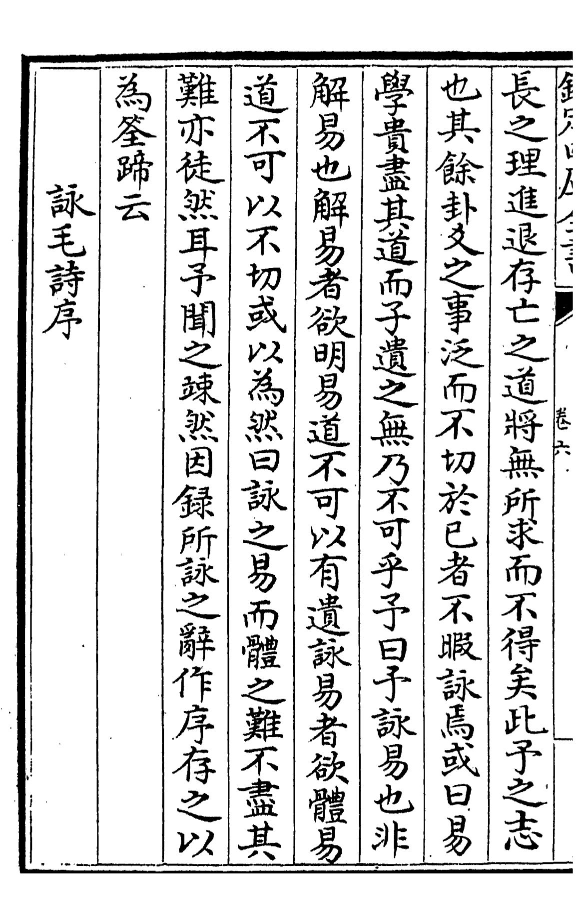
詠易序

予觀易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程朱大儒解之明

矣後來諸儒又復推衍而詳盡之使學者開卷了然於心目之間何其幸哉士之從事於易者可以不費辭說矣若乃有心於求異未必不流於附會穿鑿之失明之不得秖取譏耳予以昏愚之資於程朱諸儒之言多不能領悟豈敢别有發明之志哉間取其一卦一爻之切於己者為詩以詠其義意庶或可以體而行之亦若先儒所謂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虚心端意推之以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

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矣此予之志也其餘卦爻之事泛而不切於已者不暇詠焉或曰易學貴盡其道而子遺之無乃不可乎予曰予詠易也非解易也解易者欲明易道不可以有遺詠易者欲體易道不可以不切或以為然曰詠之易而體之難不盡其難亦徒然耳予聞之竦然因録所詠之辭作序存之以為筌蹄云

詠毛詩序



近看詩經文公集傳諸儒論說解釋義理了然明白一時讀誦自覺通暢過目之後隨已亡失葢由不能虛心切己深潛諦玩常若匆忙急遽草畧看過摭其華不茹其實義理之所以然者卒不可得是以多閱而好忘因歎氣質昏雜一至於此今者欲矯迫切之弊畧效五言律體不恤聲病但欲吟詠詩意徐索義理庶幾可得萬一於身心也輒用録之以驗後日學之進否至若國風中男女淫奔之詞亦不暇詠也

贈尚寶卿蹇公序

客問士由靡叙科目二者立身之難易予曰由靡叙者難由科目者易客惑焉且曰由靡叙者前人之澤受之而已夫何難由科目者自微而著百慮乃成夫何易今言若此則難其所易而易其所難也何見之異乎曰子之所言出身之謂也子問二者立身之難易吾以是告之則固難其難而易其易也夫前人起家功名若是其赫也爵禄若是其崇也遭遇若是其榮且幸也為子孫

者之才之德雖與之等人猶以為弗及矣而况弗及者乎况違其訓乎所謂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齎敘之立身如此信乎其難也若夫寒士之初也名在鄉曲若是乎卑序聯親朋若是乎微身處羣衆中若是乎尋且常也入於庠序之間雖無卓異之資稍能倍其功以力其學一旦名在甲科身居顯要鄉人榮之朋友譽之士林屬望之往往名過其實矣科目之立身如此顧不易乎然則忽其難者終於難能知其難斯

保其易也尚寶卿蹇君英故少師吏部尚書忠定公之子忠定歷事五朝職列三孤位冠百僚適當天下承平之日享福禄榮名者四十年士之立下風而仰餘光者至今不衰惟君克世其家始用廕補尚寶司丞秩滿以績著進秩卿恂恂儒雅有忠定風其名位功烈駸駸乎媲美於前所謂知其難而保其易者忠定之澤葢未艾也君之進秩鄉之仕於朝者相率來請文以贈因述或人問答之語以告之

送道士韓守玄序

或問道士立名之義予應之曰不知也曰為學之道博而求之然後擇焉一事不知儒者恥之吾子以為何如曰然吾固應之非正對也所以大子之問也夫士者事也從道為事故曰道士其義則是其人則非也曰立名之義既聞命矣敢問其道何如曰子盍觀諸老氏不曰道之為務惟恍惟忽莊氏不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韓子所謂道其所道者是已然則儒

者之道同乎曰儒者之所謂道猶大路也天下之所共由者也其要不出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其教易知而易行也二子之所謂道則求之恍忽窈冥昏默之中非吾之所道也有韓守玄者鄧之簪纓家嘗曰士固各有志耳吾族之仕者已有其人吾又孜孜惟祿是干不幾於壠斷之登乎遂絕意不求仕進入祐德觀寄迹老子法中又曰昌黎吾祖也湘子吾宗也一則為儒一則為仙各造其極不能相通吾則尊祖而敬宗以

老為名以儒為行所謂墨名而儒行者吾祖固嘗許之
矣予聆其言而嘉之益有托而逃焉者也今年春請牒
於禮部而歸一日户侯張君率其鄉人屬文以贈予儒
者徒也老氏之道未之學姑取或人之問者次其說以
告方將質之守玄試聽所以為業之詳而守玄匆匆別
去予亦絆於職務竟弗果云

古穰集卷六